

河南 文史资料

中国近现代史 1993
3
(总第 47 辑)

- 从定县实验县长到宁都专员
- 在北京西安战犯管理所
- 汗洒红旗渠
- 我所知道的河南省保安处
- 嵯峨山开发记

河南

HENAN

文史资料

WENSHI ZILIAO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3 3

(总第 47 辑)

河南文史资料

2A96/35 季刊

政 海 波 澜	从河南党政训练班到中央政校	卞西九	4
	开封训政学院受训前后	白文田	18
	从定县实验县长到宁都专员	霍六丁	26
	兼任夏邑县长的回忆	涂建堂	44
	在北京西安战犯管理所 ——兼忆赵子立	余 调	50

汗洒红旗渠	郭世杰	62
-------	-----	----

中 州 烽 烟	北洋陆军第十五混成旅史略	袁家奇	77
	吴佩孚洛阳练兵	陈绍岳	84
	张自忠练兵	张宗衡	87
	我所知道的河南省保安处	艾经武	91
	我当豫北军事特派员	牛平章	97
	张轸部队起义亲历记	李学亨	107
校 园 忆 往	省立八中和省立四师的回忆	张玉麟	119
	我的三次军校生活	邹 岷	126
	中原大学在开封	曹季彦	13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

中原人物	梁建章在南阳	137
	嵯峨山开发记	魏朗斋 146
	遗爱在人	
	——怀念父亲魏朗斋	魏育遂 165
	魏朗斋与嵯峨山农科职校	魏太初 175
	怀念魏朗斋	吴 雨 182
社会百态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毒赌娼	史啸岩 186
	日军侵占下开封见闻录	郭宣文 193
	开封石坊院	王 然 196
	记黄泛区一次治蝗工作	张守先 198
文化天地	鲁山琴台	晨 风 204
	光山花鼓戏	裴传厚 208
	开封山陕甘会馆大修记	陈晋岭 213
质疑·订正·补充		221
补白	彭禹廷纪念歌(83) 韩建铨带兵援蜀(86) 清末商业重镇荆紫关(90) 赵培义捐资办学(125) 南阳道士姚霞云(145) 徐诤岚在河南点滴(197) 孙毅的一则题词(212)	

从河南党政训练班到中央政校

1927年6月，从广东北上的北伐军与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的冯玉祥部在郑州会师。这年7月，我辞去孟津县立小学教师职，前往开封考入国民党河南党政训练班，被编入第一队。25岁的我，在人生道路上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入班的次日，院中突遇故旧马乘风和谢劲健，始知他两人均为班中队长。他两人告诉我说：“在班中学不到什么东西，主要在争取党员身份。现在全省正在举行党员总登记，填写党员登记表，有两个党员证明就可发给党证，成为党员。但表中项目繁多，问题复杂，你也填不好，我俩替你包办好了。”第二天早晨，他俩将“豫字0081号党证”和省党部派我为“河南省总工会筹备委员”的一纸派令，交给了我，嘱我即日收拾行装，到设在开封鼓楼街基督教浸礼会故址的河南省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报到办公。

总工会筹委三人，汝南县人陶景亮（纪元）任总务，修武县人张润三负责宣传，我负责组织。省党部继派张汉英、王漱石（女）为宣传干事；李武乔、康月英（女）为组织干事；酒成名为不属于股的干事。工作重点，是要把陇海铁路开封工会首先建立起来。

郑州是京汉、陇海两路的交点，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自从冯玉祥礼送中共党员离境后，该市党务、工会急待整理。省党部派定郑州市党务整理委员前往整理党务。因我在省总工会筹委会负责组织工作，就指派我到郑州整理工会，同时加派我为郑州市党部整理委员兼劳工部长。不久，整理委员改称指导委员，劳工部取消，我改任宣传部长。

当时郑州市重点工会三个：京汉铁路郑州工会，会员约千人；陇海铁路郑州工会，会员约500人；豫丰纱厂工会，会员5000人。工会组有纠察队，但均没有武装。此外打包厂工会、八作工会、浴业工会、人力车工会次第组织起来。各工会会员，按其工种、部门、居住等条件的不同，成立学习小组。我每天除到各工会处理偶发事件外，夜间还得到学习小组指导学习。各工会实际工作无甚进展。后来省总工会筹委会调训了一批工运人员，给每个重要工会派一个秘书，掌管日常会务，工会组织才逐渐健全起来。

市党部的常务委员为吴汝滨，组织部长为朱贯三，宣传部长由我兼任，青年部长李裕堂，妇女部长邵挥珍，组织干事张明仁，妇女干事前为谭爱琴，后为张玉洁。市党部虽直隶于省党部之下，实际是在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指导下从事工作活动的。政治部部长郭春涛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副部长凌勉之，秘书高醒亚（留学苏联），宣传处长李世军，总部秘书黄少谷，以及其他政工人员，和市党部在一切工作开展方面，配合较好。郭春涛、李世

军、高醒亚常到市党部和大家谈话，了解工作情况，指示工作方法，解决疑难问题。宣传部拟出周报，编辑印刷有困难，李世军得知情况，指示宣传部将稿件交出，政治部义务承印。到1928年，我离开郑州，周报《学打靶》始停印。我所以离开郑州，原因是郑州市长派警封闭市党部，我到南京告状。

郑州市长原为陕西凤翔人刘治洲，对人对事谦逊和厚，遇事协商，党政关系相处至为融洽。1928年冯玉祥到南京任军政部长，李世军、黄少谷等跟随前往，郭春涛亦不在郑州。邓哲熙代理河南省主席，郑州市长由刘治洲改换为冯的师长李圻。郑州市党部常委吴汝滨调走，改派刘仰山接任。刘秉性梗直，遇事常坚持己见，和李圻性格毫无二致。一天上午，刘到市府访李市长，谈话时由于意见未能一致，各自坚持，引起市长愤怒，当即向刘指出，党部所用房舍为市府所辖有，限党部即日迁离，将房舍腾出，他当即拿起耳机，由电话下令市公安局立即派警将市党部查封。

刘仰山愤而离开市府，返回党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我晋省报告情况，余人全体空身离开党部，将代电、标语、宣言等写妥印好，于次日黎明前，贴满全市街巷，并向旅客散发，扩大影响。这时警局巡官果然带警前来，督促搬迁。适有平汉铁路郑州工会负责人王明录来到党部，见此情况，极感愤恨，要求准他返回工会将纠察队带来，驱逐警察，保卫党部。大家顾虑事态闹大，难于收拾，就一同离开党部，听任封闭。我往车站乘车进省。

我在车站候车时，市府忽派一人找到了我，传达市长意见，请大家不要进省，一切再作商量。我告知他说，我因他事赴省，别的委员全在郑州，请他找到别的委员和市府再作协商。

我到省党部见到邓飞黄常委，将情况陈明后，邓命我找代主席邓哲熙。邓哲熙说：“李市长脾气一向不好，除冯总司令外，谁

的话也不听，我对他实在没有办法。你们可等待冯总司令回省解决。”我将见邓代主席情况向邓飞黄报告后，他说：“问题在河南无法解决，现在南京正举行五中全会，郭春涛部长也在南京参加会议，省党部委员王冬珍也在南京，你可到南京去和他们商量，把问题向五中全会提出申诉。”邓给我取出50元路费，我立即乘车前往南京。

到京后，王冬珍带领我去找郭春涛，当时郭处正坐着几位所谓粤方委员王法勤等在谈话。听了我的报告，得知我将向五中全会提出申诉后，大家认为：现在是枪杆指挥党，五中全会已彻底失败，我们都已上了蒋介石的当，你们还来这里告什么状？冯玉祥正在南京各方面要面子，你们控告他的部属，岂非向他脸上抹灰！你们如果惹恼了冯玉祥，河南的党只有关门大吉！

离开郭处，经与王冬珍商议，同往找到在京的黄少谷、李世军等，请他们和冯谈话时，看脸色行事，轻描淡写地把郑州事件向冯略为提出。我告京状的任务，就此结束。

二

1928年，我和张润三租居南京新华旅社。获悉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第二期续招新生100名，同往报考，蒙录取入学。这好似刘姥姥初进荣国府，对国民党内部的形形色色，始初步有所了解。

二期新生，两次招收500名，设一大队，辖三分队，分队各分三小队，小队各分三班，班设班长一人。大队长曾广棻，四川籍，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改派孙立人为大队长，孙系合肥人，美国西点军校毕业。我所在的班班长为范希天（范长江），四川内江人。学生除服装伙食由学校供给，洗衣理发等由学校照管外，每

人每月发给 3 元零用钱。

1929 年春，罗家伦辞清华大学校长职，调任党校教务主任；党校教务主任吴南轩则接任清华大学校长。罗到党校后，谓法国大革命后，法国政坛人物多出自法国的政治学校，倡议国民党应将党校改称政治学校，以便为中国培育政治人才。蒋介石已握有军政大权，军事人才有军校培育，政治人才却无机构培养，且军校前身原名军事政治学校，如将党校改为政治学校，蒋兼两校校长，正合蒋的军政人才并肩培养之意。所以一经罗的倡议，校名马上改称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

随着校名的改称，内部也大加改革。二期党校学生，改称大学部第一期。设立政治系、法律系、社会经济、财政系、外交系、统计系、教育系等，除外交、教育两系五年毕业外，其余各系四年毕业。系下分设组，如财政系下分设财务行政组、金融组等，均系专业学习，分班授课。第四学年第一学期视各组学习的需要，分别送交有关部门实习业务半年，返校学习一个学期，毕业试验及格，分发政府有关机关任用。此外，学校还附设有新闻学院、合作学院等。

政校从定名及一切兴革，完全出自罗家伦一人之手。在蒋的幕僚中，罗是一个佼佼出众的人才。

校长下，设教育长，总揽学校一切。教育长为丁惟汾，开学后，丁仅到校讲过两次话，此后再未进过学校。教务主任先后有余进塘、吴南轩、罗家伦、刘振东；总务主任陈果夫、吴挹峰；训育主任谷正纲。校务委员由中委兼任，除戴季陶曾两次到校向大家讲过中国道统的传授继承和对国内形势的分析外，只有陈立夫经常到校集合学生讲解四维八德，分析国内外形势，坚定同学对国民党的信仰，激励大家的学习热情。蒋介石除每个星期一总理

纪念周，集合军政两校学生训话外，还不断到校集合点名训话，关注训练学习。

国民党内小组织颇多，都想打入学校内部。丁惟芬属大同盟，紧抓学校训育，但自南京市党代会武斗，谷正纲撤训育主任职，训育员随之离去后，也就再无声息。AB团段锡朋只是投靠于二陈，讲授三民主义，别无作为。接近汪派的梅思平，只有俯首听命于二陈而已。胡汉民的部属刘卢隐，在1930年中原大战时期曾到政校集合学生讲话，对于南方人民尽说好话，对于北方民众则大肆污蔑，强调要以百万大军驻屯北方，严予压服，引起北方学生愤怒，把情况反映到中央，要求纠正他的谬误，给以制裁。

罗家伦能说善言，是五四运动中的活跃人物。1921~1922年，九个国家在华盛顿举行太平洋会议，签订九国公约时，罗曾写出长篇报道，上海大报连载。罗的名望由此而得，他遭人妒忌怨恨亦由此而来。在政校一次总理广州蒙难纪念会上，罗作了讲演，他讲的是总理伦敦蒙难和广州蒙难全无关系。他只顾讲述他在巴黎、伦敦如何地交涉活动，显示自己的外交能力，却忽视了听众内心的嘲笑。南京国民会议蒋的开幕辞，报纸披露全文。接着报纸登出一个专电：“开幕辞出自罗家伦手笔”，把蒋命他在汤山撰文的机密，全盘泄露出去，全未考虑其后果。但是，罗家伦确实是富有才华，尽职尽责，运用心思，创建事业的能手。对于政校的创新改进以及发展规划，他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学生纷纷到京请愿抗日救亡。范长江成为全校同学中的领袖人物，他力主大家团结一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在当时情势之下，学校当然不允许。范长江在愤激之下，收拾行装，脱离政校前往北平，另作图谋。同学给他凑些路费，他到北京后，给入送牛奶，得些工资，勉强生活，考入北京

大学英文系，学习外语。日寇内侵，长城战起，他身赴前线，向《大公报》报道抗日战况，成了人所共知的名记者。他初到北平时，因对学校措施不满，曾给罗家伦写信八页稿纸之长，发抒个人见解。罗于接信之后，曾找到他的政校同学同乡徐平寿，询问范在北平情况，并托徐问范，在北平有何困难，告诉范如需要帮助时，可直接向罗写信，罗当尽力帮助。但范给罗一信之后，再未只字相通。事虽微末，亦可见罗对于有志青年，是素抱培育提携之念的。

吴南轩在政校任教务主任时，凡事固执己见，迟钝误事，引起大家不满。他忽然与罗对调，接长清华，同学颇为惊异。但接职之后，却平稳无事，风波不兴。据说，清华大学为着校长问题，屡生波折，这时感到有些乱久思理，大家要力求安定了。如果吴能自觉、不作更张，是可以长久干下去的。但为时稍久，旧病复发，而且清华教授多留学美国，对吴出自美国何校，无人知者。传说吴系出自美国的某个林肯大学，而林肯大学乃专为教育黑人而设，竟于问题的火焰爆发中泼上了油。1931年5月28日，清华学生反吴风浪一起，吴就离去。

孙立人瘦高健壮，英俊威武。他首次给学生讲话，长达一个小时，学生始终立正，他不喊“稍息”。大学猜想，他在西点军校可能受到的这等教育。第二次讲话，孙要求大家要“堂堂正正，不可鬼鬼崇崇”，竟是“崇崇”不分。

第三次讲话，孙说“各位同学，你们还算人吗？前天告诉你们不要随地吐痰，今天竟然随地拉起屎来了！”同学于饭后聊天中，相互间谈到党的最高学府军事管训中，任用一个是崇崇不分，张口骂人的军人，担负大队长，不明有何来历。

三

大概是1928年初冬，国民党南京市党员代表大会开幕日的早晨，学校训育主任谷正纲召集出席会议的20名学生代表举行谈话会。谷向各代表说：“昨晚校长叫到我家中去谈话，校长首先问我市代会的重要提案，你是否知道？我答称，重要提案有三个：一为反对党的三全大会代表选举法，再为迎接汪先生回国，三为讨伐桂系。校长说：三全大会选举法，既经中央决议，党员应该服从，不可再为反对。二全大会的选举法，当时我也很不同意，但既经中央决定，我只能服从，不能反对。汪先生回国，尚未到时机，时机到来，我一定请他回国。至于讨伐桂系，桂系已是罪恶昭彰，可以提出。校长接着说：这是中央的意见，你在南京市党的方面，素著声望，希望你将中央的意见转达各代表，劝导他们将前两个提案打消，不可提出。我答称：既是中央的意见，应由中央派员解劝，我为代表之一，不便向大家解说。校长问道：学生代表的意见怎样？我说：有赞成这三提案的情势。校长严肃地指示：你回校转告学生代表，对于前两个提案不要提出，别人提出，也不得赞同。我说：站在学校的立场，校长的意见，我定要如实地转达；但站在党的立场，我不便强制。校长有些生气，决断地说：好吧，你就这样地办吧！”

谷紧接着说：“昨晚校长和我的谈话，已原原本本地和你们讲清楚了。在代表大会上你们应抱持怎样的态度，你们自己考虑，我不参加任何意见。”同学代表听到谷的讲话之后，无比愤慨，一致表示坚决站在党的立场，拥护三案的通过，赴汤蹈火，在所不计。午饭时，传到学校的开会情况是：谷主任被选为大会执行主席，向大会致开幕辞，激昂慷慨，赢得了不断的热列掌声。

下午，黄昏已近，大会恶息传来：谷正纲被军官队代表数十人围攻毒打，衣服撕破，头发拔掉，并将汽车开到会场，要把谷绑架拖走。同学代表，拼死抵抗，因人少不敌，被打得头破血流，倒地不起。市党部设法将谷暗藏起来，未被架走。重伤同学已送往中央医院紧急救治云云。真是祸不单行，接着是校长手令到校，“谷正纲言论反动，撤除训育主任职”。这时学校正在准备开晚饭，惊涛骇浪的来袭，驱走了腹中的饥饿。大家立即向操场去集合，准备前往校长住宅，要求他收回成命。正在整队之际，政治教授梅思平来到操场向同学说明，天色已晚，校长若未在家中，同学岂不空跑一趟。现在学校正向校长家中打电话询问，如果校长在家，即告知同学前去，请同学们少待片刻。梅去后，迅速转回，告知校长亲自接到电话，命转告同学，天色已晚，明晨校长亲到学校和同学见面。

次晨拂晓，集合号声把同学们从睡梦中唤进了礼堂。谷正纲披着浅灰色的破衣，乱发遮盖着灰白凄惨的面容，独自向礼堂走来。大家意外地看到谷主任的凄惨情况，竟激动得热泪盈眶，几要哭出声来。谷走进礼堂，抢步登上讲台，袖中掏出手帕，擦干双目噙着的泪球，正要开口讲话，不意话未出口，学校的勤务兵已飞跑到讲台跟前，悄声报告，校长到了。谷一言未发，迅离讲台。刚出礼堂门口，和校长碰个对头。校长双眼冒火，怒气冲霄，高声嚷道：“你身穿破衣，扣子也没有，头发零乱不整，像个什么样子！”谷则忍气吞声，低头不语，衔恨面去。

将登上讲台，双目圆睁，怒形于色，向同学们扫了一眼，高声嚷道：“当一个革命者还怕死么！谷正纲身为训育主任，穿着被挨打时的破衣，来给同学讲话，像个什么样子！还配当训育主任么？在群众大会上，打架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打死人也是常有

的。谷正纲以革命者自居，挨了一次打就受不了么？昨天我接到47个报告，说谷正纲言论反动，我才手令把他撤职！”

蒋的话音刚落，一个同学猛然站起，大声地说：“报告校长：校长所接到的报告，都是不真实的。谷主任不是不懂事的三岁孩子，在济济一堂的党代表面前，大讲反动的話，他不会那么愚蠢。校长所接到的大量报告，完全是造谣，是捏造，是中伤。谷主任只是站在党的革命立场，说了几句正义的、公道的话，竟被打得要死，若非同学护救，恐早已身首异处了吧！我们是为革命前来上学的，校长今对革命者大肆摧残，却把刺杀廖仲恺先生的凶手放在党中央，实在令人痛心！”话到此处，蒋已忍无可忍，马上厉声责问说：“你说话要负责啊！谁是刺杀廖仲恺先生的凶手？”“胡汉民！”同学毫不考虑地大声回答。“胡汉民”三字，好似晴天霹雳，眼看就要惹出天崩地裂的滔天大祸。谁也想不到，蒋却抛开刺廖案的本题，婉言劝导地说：“你可不敢胡说，这是在我们的学校以内说的，如果在校外说这样的话，你就要犯法了。”

另一同学起立，把当天开会情况作了简略报告后，请校长收回成命，将谷主任复职。蒋答复：“关于你们所说的情况，我回去作个调查后，再作处理。”同时，蒋指示站在身旁的陈果夫，对于负伤同学要及时治疗，并勉励同学安心学习。

次年，1929年3月15日，国民党三全大会就要开幕了，3月14日，南京市党部召开了讨论出席三全大会代表问题的会议，竟然通过了《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案》。会场大打起来，从会外派人会场的打手队，声势浩大，抛砖飞石，抢夺文件，多人受伤。

四

1929年3月15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21日逮捕李济深，同日任命唐生智为五路总指挥讨伐白崇禧。闭幕的28日，查抄李济深南京家宅。29日蒋以总司令职名到九江讨伐桂系，5月5日战争开始，6月2日桂军败逃。1929年，国民党各派军人，几乎全部卷入了内战的漩涡，战火没有一天熄灭过。

1929年冬，张发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联合通电，拥汪反蒋，举兵进攻广州。蒋已无兵可调，乃派石友三率部赴粤。石友三于12月2日令所部在浦口登轮出发之际，孤身入南京见蒋辞行，请示机宜。蒋的副官拒不传报，态度蛮横，石怒，给副官一个耳光，愤然而去。蒋闻知，立命了解石的动向。知石已渡江，马上命令武装军校员生，听候出动。继接报告，石将浦口一连宪兵缴械砍杀。时南京城空无兵，恐石挥兵袭城，蒋效孔明空城计作法，集合军校员生，亲自带往下关江边，布防守卫。石却全军登车，北向而去，蒋乃挥军跟踪追击，佯示南京兵力雄厚，以绝石返旆渡江之念。

1930年5月2日，蒋在南京誓师，5月11日起，蒋冯阎大战于中原。9月6日，跟随蒋在前线作战的侍从秘书、政校校务委员之一的邵力子，曾到政校向同学报告中原大战的情况，现略记如下。

河南的归德，亦名商丘，为作战要地。总司令的专用列车，经常停留于归德车站之内。往前线运送军火的列车，时常填塞轨道之上，阻碍着总司令列车的灵活运用。一天夜晚，总司令正在列车上和部属谈话之时，忽闻枪声四起。车站四周未曾设防，仅有随车的200名卫士，仓卒间下车布防。同时命将总司令车开出站

外，以防弹药列车中弹爆炸，籍策安全，但车辆拥塞轨道，专车又未挂车头，急切无法调动。正在紧急危难之际，忽然枪声停止，始知冯军郑大章部骑兵，夜袭机场，焚毁飞机12架后离去。如果敌人攻击车站或向车站打上几枪，引起弹药爆炸，将不知伊于胡底。大家由此取得了经验，对于总司令指挥列车，要永保畅通无阻。

一次柳河前线战斗最为惨烈之时，校长亲在柳河指挥。同时归德吃紧，城守难支。归德守军司令陈继承电话报告校长，速从柳河撤退，以图再举。校长命令他：“归德失守，你死在归德，我死在柳河！”这样坚定了陈继承的斗志，不仅归德安全无恙，而且由此战败冯阎联军，安定了全国局势。柳河胜利，回到归德，陈继承告诉邵力子说：归德吃紧之夜，城外冯军歌声四起，不仅守城士兵顿感震恐，他也深感四面楚歌，疑惧战斗后果，所以才给总司令发去电话，提请后撤建议。同时还作打油诗一首：“春眠不觉晓，处处闻马吵，夜来枪炮声，人死知多少！”前线正在指挥战斗的司令官，竟起厌战之念了。

战后，邵曾随蒋检阅冯军投降改编部队，士兵个个精壮，军容之盛，为中央部队所未见。所以中原战争的胜利，不是兵精将良的胜利，而是总司令足智多谋，指挥有方的胜利。

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大举侵占东北，激起全国青年学生的愤恨，纷纷结队登车，到南京请愿抗日。当时，我和金融组同学正在南京的中央、上海、市民等各银行实习。上海学生因车站拒不开车，由交通大学学生自充司机，开动火车，直达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抗日，收复东北。蒋为情势所迫，在军校接见学生，接受学生要求，学生始离京返校。

平津豫鲁各地学生接续到达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

1931年12月15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正在开会，推蔡元培、陈铭枢接见学生，陈铭枢以代理行政院长身份讲话，激怒学生，学生遂冲击党部，殴打陈铭枢，将蔡元培带走又放回，捣毁了《中央日报》社。南京卫戍长官公署派出大批军警，手执棍棒迎击，除被打伤者外，学生多人被挤下水，淹死两人。

请愿学生集中于南京中央大学校园内。次日早饭后，我曾和数位在银行实习同学前去了解情况，见到中大校园满站军警，门前岗哨严禁往来出人。我们在校外门前大街守候不久，见一队武装兵员，四路纵队开离校院，接着学生亦成四路纵队紧跟离校。学生队后，又跟着一队武装兵员。这样地接连着一队一队地离开中大，向下关江岸出发。

据说，学生晚宿中大，夜间军队开进学校，严守学生寝室，禁止学生互相串联。天亮后学生分别整队，被武装押送过江，搭乘备好的列车，各返回原地本校。

1932年1月30日，国府迁洛，政校迁往河南开封。这时南京人心慌乱，轮渡码头，人稠拥挤，渡轮上登甚难，同学人多力强，一拥而上。见有两个妇女，挤不上渡轮，相抢而泣，同学有意给以帮助，但碍于顾虑，叹惋而已。

浦口车站，仅剩无盖运煤列车，时当农历除夕，东北风吹送雪花，给同学蒙上“白布头巾”，好似向国难致哀。同学不顾车厢煤灰污染，把行李打开，平铺车厢底板，用棉被蒙包头脚，发挥自身热力，驱逐冷酷魔瘴。从浦口到徐州，彻夜聆听着列车轰轰隆隆，伴奏着人民守夜鞭炮的乒乒乓乓。东方发白，车抵徐州站，大家纷纷下车，足踏白雪，沿街寻觅食物，聊以充饥。不意元旦早晨，户户落锁，家家闭门，静悄悄的大街，一个卖小吃的影子也不见。只有那冰冻的、冷酷的白茫茫一片，遮盖着静悄悄的大